

中國通俗小說彙刊之一

評註

金

玉

緣

(三)

鳳凰出版社印行

增評補像全圖金玉緣卷九

第五十七回

慧紫鵲情詞試芥玉

慈姨媽愛語慰如翠

話說寶玉聽王夫人喚他忙至前邊來。原來是王夫人要帶他拜甄夫人去。寶玉自是歡喜忙去

換衣服。跟了王夫人到那裏見其家形景自與榮寧不

甚差別。或有一二稍微者。細問果有一寶玉。甄夫人留席

竟一日方回。只在寫寫與此時寶玉不信因晚間回家

來。王夫人又吩咐預備上等的席面。定名班大戲。請過

甄夫人母女後二日。他母女便不作辭回任去了。無話

這日寶玉因見湘雲漸愈。然後去看黛玉。正值黛玉纔

歇午覺。寶玉不敢驚動。因紫鵲正在廊廊上手裏做鍼

線。便上來問他。昨日夜裡咳嗽的可好了。紫鵲道

好了。些寶玉道。阿彌陀佛。寶可好了。紫鵲道

念佛起腳是紫鵲笑道。你也不念起佛來。真是新聞。紫

不消空寶玉笑道。所謂病急亂投醫了。一面說。一面見他

穿著緋羅綾薄棉襖。外面只穿著青緞夾背心。寶玉便

伸手向他身上抹了一抹。說道。穿這樣單薄。還風口裏坐著。時氣又不好。你再病下。越發難了。紫

鵲便說道。彼此俗們。只可說話。別動手動腳的。一年大二年小的。叫人看著不尊重。打緊的。那起

混帳行子們。背地裏說你。你總不留心。還只管和小時一般行為。如何使得。姑娘常常吩咐我們



慧紫鵲情詞試芥玉

評註全圖金玉緣卷九 第五十七回

不叫和你說笑你近來照他違着你還恐不及呢說着便起身揚了針線進別房裏去了。  
試字急寶玉見了他這般景況心中像澆了一盆冷水一般只瞅着竹子發了一回酸因說  
媽正在那裏創土種竹掃竹葉子頗覺一時魂魄失守隨便坐在一塊山石上出神不覺滴下淚  
來直歎了一頓飯工夫千思萬想總不知如何是可。情字他偶值雪雁從王夫人房中取了人參  
來從此經過忽扭頭看見桃花樹下石上一人手託着顛類正出神呢不是別人却是寶玉。妙想  
雪雁疑感道怪冷的他一個人在這裏做甚麼春天只有殘疾的人肯犯病最是他也犯了跌病  
了一邊想一邊便走過來蹲下笑道你在這裏做什麼呢寶玉忽見了雪雁便說道你又做什麼  
來找我你難道不是女兒他既防閑不許你們理我你又來尋我倘被人看見豈不又生口舌你  
快家去罷。飛狀如見妙語雪雁聽了只當是他受了黛玉委曲只得回至房中。黛玉未醒將人  
參交與紫鵲紫鵲問他太太做什麼呢雪雁道也歌中覺呢所以等了這半日姐姐你聽笑話  
兒我因等太太的工夫和玉釧兒姐姐坐在下房裏說話兒誰知趙姨奶奶招手兒叫我我只當  
有什麼話說原來他和太太告了假出去給他兄弟伴宿坐夜明日送殯去跟他的了頭子小  
吉祥兒。所講沒衣裳要借我的月白綾子襖兒我想他們一般也有兩件子的往這地方去恐  
怕弄壞了自己的捨不得穿故此借別人的弄壞了也是小事只是我想他素日有什麼  
好處到借們跟前所以我說了我的衣裳簪環都是姑娘叫紫鵲姐姐收着呢如今先得去告訴  
他還得回姑娘費多少事別誤了你老人家出門不如再轉借罷。必着此一節我與親女以聯小  
碎入神紫鵲笑道你這個小東西兒倒也巧你不借給他你往我和姑娘身上推叫人怨不着你  
他這會子就去麼還是等明日一早纔去呢雪雁道這會子就去的只怕此時已去了紫鵲點頭

雪雁道：「姑娘還沒醒呢，是誰給了寶玉氣？」坐在那裏哭呢。紫鵲聽忙問：「在那裏？」雪雁道：「在沁芳亭後頭桃花底下呢。」紫鵲聽說忙放下針線，又嗚呼雪雁好生聽叫。若問我答應我就來。說着便出了滿相館，竟來尋寶玉。走到寶玉跟前，含笑說道：「我不過說得那兩句話，為的是大家好，你就一氣跑了這風地，果來與我弄出病來，還了得？」寶玉忙笑道：「誰賭氣了？我因為聽你說得有理，我想你們既這樣說，自然別人也是這樣說。將來漸漸的都不理我了，所以我想到這裏，自己傷心起來。」紫鵲也便換他坐着，寶玉笑道：「方纔對面說話，你尚走開，這會子如何又來換我坐着？」紫鵲道：「你都忘了。幾日前你們姊妹兩個正說話，趙姨娘一頭走了進來，我纔聽見他不在家，所以我來問你。正是前日你和他纏說了一句燕窩，就歇住了，總沒提起。我正想着問你寶玉道：『沒什麼要緊，不過我想着寶玉姐姐也是客中，既吃燕窩，又不可間斷，若只管和他要，也太託實，雖不便和太太要，我已經在老太太跟前寫了個風聲，只怕老太太和鳳姐說了，我告訴他的，竟沒告訴。如今我聽見一日給你們一兩燕窩，這也就完了。』」紫鵲道：「原來是你說了，這又多謝你費心。我們正疑惑老太太怎麼忽然想起來，叫人每日送一兩燕窩來呢。這就是了。」寶玉笑道：「這要天天吃慣了，吃上三二年就好了。」紫鵲道：「這就吃慣了，明年家去，那果有這閑錢吃這個？」寶玉聽了，吃了一驚，忙問：「誰家去？」紫鵲道：「蘇州去。」寶玉笑道：「你又說白話。蘇州雖是原籍，因沒了姑母，無人照看，纔就了來的。明年回去，我誰可見你扯謊？」紫鵲冷笑道：「你太看小了人。你們賈家獨是大族，人口多的，除了你家別的人，只得一父一母，房族中真個再無人了。不成我們姑娘來時，原是老太太心慈，他年小，雖有叔伯不如親父母，故此接來住幾年，大了，該出閣時，自然要送還林家的。終不成林家女兒在你賈

家一世不成。慧字林家雖貧到沒飯吃也是世代書香人家斷不肯將他家的人丟與親戚奚落  
恥笑所以早則明年春天進則秋天這裏縱不送去林家亦必有人來接的前日夜裏姑娘和我  
說了叫我告訴你將從前小時頑的東西有他送你的來還他他也將你送他的打點在那裏呢  
叫你都打點出寶玉聽了便如頭頂上響了一個焦雷一般紫鵲看他怎麼回答等了半天見他  
只不作聲。試字出落纔要再問只見晴雯找來。做會法此處當接叙襲人接說這老太太叫你呢誰知  
在這裏索鶻笑道在這裏問姑娘的病症我告訴了他半日他又不信你到拉他去罷說着自己  
便走回房去了晴雯見他默默的一頭熱汗滿臉紫脹忙拉他的手一直到怡紅院中襲人見了  
這般慌起來了只說時氣所感熱身被風撲了無奈寶玉發熱事猶小可更覺兩個眼珠兒直直  
的起來口角邊津液流出昏不知覺給他個枕頭他便睡下扶他起來他便坐着倒了茶來他便  
吃茶。以假混真回是這瓶為此亦以假混真眾人見了這樣一時忙亂起來又不敢造次去回費母先  
便差人去請李媽媽來一時李媽媽來了看了半日問他幾句話也無回答用手向他脈上摸了  
摸嘴各人中上着力掐了兩下掐得指印如許來深竟不覺疼。如臂李媽媽只說了一聲可了不  
得了呀的一聲便擡頭放聲大哭起來哭得襲人忙拉他誦經誦佛你老人家瞧瞧可怕不怕  
告訴我們去回老太太去你老人家怎麼先哭起來必提李媽媽捶床搗枕說這可不中用  
了我白操了一世的心了。活活襲人因他年老多知所以請他來看姑今見他這般一說都信以  
為實也哭起來了晴雯便告訴襲人方纔如此這般襲人聽了便忙到瀟湘館來見紫鵲正仗侍  
黛玉吃藥也顧不得什麼便走上來問紫鵲道你纔和我們寶玉說了些什麼話你瞧瞧他去你  
回老太太去我也不管了說着便坐在椅上黛玉忽見襲人滿面急怒又有淚痕舉止大覺更不

免也着了忙因問怎麼了。襲人定了一回哭道：不知紫鵲姑奶奶說了些什麼話。紫鵲姑奶奶的

壞現那個獸子眼也直了，手脚也冷了，話也不說了。李媽媽掐着也不疼了。已死了大半個了。

連媽媽都說不中用了。那裏放聲大哭，只怕這會子都死了。說個了字，黛玉聽此言，李媽媽乃久

經老媽說不中用了，可知必不中用哇的一聲將所服之藥一口嘔出，抖擻腹肺，又胃掄肝的，啞

聲大嗽了幾陣。一時面紅髮亂，目腫筋浮，喘的抬不起頭來。嘔出紫鵲忙上來，捉背，黛玉伏枕喘

息了半晌，推紫鵲道：你不用提我竟拿繩子來勒死我，是正經。話有十百轉身，紫鵲哭道：我並

沒說什麼，不過是說了幾句頑話，他就認真了。襲人道：你還不知道他，那是傻孩子，每每頑話認了

真，情官廳者，黛玉道：你說了什麼話，越早兒去解說他，只怕就醒過來。扣印紫鵲聽說忙下床同

襲人到了怡紅院，誰知賈母王夫人等已都在那裏了。賈母一見了紫鵲，便眼內出火，罵道：你這

小蹄子和他說了什麼紫鵲忙道：並沒說什麼，不過說幾句頑話。誰知寶玉見了紫鵲，方唆呀

了一聲哭出來了。怡紅院眾人一見都放下心來，賈母便拉住紫鵲，只當他得罪了寶玉，命他賠罪。

誰知寶玉一把拉住紫鵲，死也不放，說要去連我帶了去。怨眾人不解，細問起來，方知紫鵲說

要回蘇州去，一句頑話引出來的。賈母流淚道：我當有什麼要緊大事，原來是這句頑話。又向紫

鵲道：你這孩子，素日是個聰明伶俐的，旁出慧字，你又知道他有個跋根子，平白的哄他做什麼？姊妹

媽勸進寶玉，本來心實，可巧林姑娘又是從小兒來的，他姊妹兩個一處長得這麼大，比別的姊

妹更不同。這會子熱刺刺的說一個去，別說他是個實心的，傻孩子便是冷心腸的大人，也要傷

心。這並不是什麼大病，老太太和姨太太只管萬安吃一兩劑藥就好了。必入病機一服乃是

如醫則實保之端必不可奪而致玉之端必不可合明矣乃於危病之合正說着，人回林之孝家

的軍大家的都來照哥兒來了。賈母道：「為他們想着叫他們來照照寶玉聽了一個林字便說床闌起來說了不得了。林家的人接他們來了，快打出去罷。」賈母道：「也忙說打出去罷。」又忙安慰說：「那不是林家的人，林家的人都死絕了，没人來接他的，你只放心罷。」心一實寶玉哭道：「他是誰？除了林妹妹都不許姓林的。」情相賈母道：「沒姓林的來，凡姓林的都打出去。」一面吩咐家人已後別叫林之孝家的進園來，你們也別說林家孩子們，你們聽了我這一句話罷。眾人忙答應，又不歡笑。一時寶玉又一眼看見了十錦格子上的陳設的一隻金西洋自行船，便指着亂說：「那不是接他們來的船？」潛在那裏呢？賈母忙命拿下來，幾人忙拿下來，寶玉伸手要集人遞過去，寶玉便掖在被中，笑道：「這可去不成了。」說想身妙乃實寶玉自無主氣漫不覺一面說一面死拉着紫鵲不放。一時人回大夫來了，賈母忙命快進來。王夫人姊妹媽寶釵等皆避入裏間，賈母便端坐在寶玉身傍。王太醫進來見許多的人忙上去請了賈母的安，拿了寶玉的手診了一回，那紫鵲少不得低了頭。王太醫也不解何意，情景起身說道：「世兄這症乃是急痛迷心。古人曾云：『疾迷之症，係急痛所致。』不過一時壅蔽，較諸疾迷似輕。賈母道：『你只說怕不怕，誰同你肯者？』此亦疾迷之症，係急痛所致。不過一時壅蔽，較諸疾迷似輕。賈母道：『你只說怕不怕，誰同你肯藥？』」治心無語古文王太醫忙躬身笑道：「不妨不妨，賈母道：『果真不妨？』王太醫道：『實在不妨。』」字跡而絕倒王太醫忙躬身笑道：「不妨不妨，賈母道：『果真不妨？』王太醫道：『實在不妨。』」王合乾坤卦下得度乃在賈母邊既如此，請到外面坐開藥。左右吃好了，我另外預備好謝禮，叫他親自捧了送去。磕頭若就誤了，我打發人去折了太醫院的大堂。王太醫只躬身陪笑說：「不敢，不敢，他原聽了說另具上等謝禮，命寶玉去磕頭，故滿口說不敢，竟未聽見賈母後來說折太醫院之戲話，猶說不敢，賈母眾人反倒笑了。」小人利處或以不敢乃是深意而語而狀蓋一時沉痛一時按方煎







賭呢。砸這勞什子。你都沒勸過嗎。我病的剛剛的。這幾日纔好了。你又來攔我。一面說一面咬。切齒的。又說道。我只願這會子立刻就死了。把心迸出來。你們瞧見了。然後連皮帶骨。一概都化。成一股灰。再化成一股煙。一陣大風吹得四面八方。都登時散了。這纔好。一面說。一面又滾下淚來。正通正迎紫鵲忙上來。握他的嘴。替他擦眼淚。又忙笑解釋道。你不用着急。這原是我心裏着急。故來試你。柳是波瀾寶玉聽了。更又吃異。問道。你又着什麼志。紫鵲笑道。你知道我並不是林家的人。我也和襲人篤篤是一夥的。偏把我給了林姑娘。他偏生他又和我極好。比他蘇州帶來的還好十倍。一時一刻。我們兩個離不開。我如今心裏却愁他。倘或要去了。我必去跟了他去。我是合家在這裏。我若不去。棄負了我們素日的情長。若去又棄了本家。所以我疑惑。故說出這話。話來問你。誰知你就傻鬧起來。如日星寶玉笑道。原來是你愁這個。所以你是傻了。從此後。再別愁了。我告訴你。一句打聽的話。活着偈們一處活。着不活。着偈們一處化。灰化煙。如何。有如破日其如西紫鵲聽了。心下暗暗着意。恐有人來回環。喬蘭哥兒問候。寶玉道。就說難為他。洋船已在空中何紫鵲聽了。心下暗暗着意。恐有人來回環。喬蘭哥兒問候。寶玉道。就說難為他。們。我纔睡了。不必進來。婆子答應去了。紫鵲笑道。你也好。該放我回去。瞧瞧我們那一個去了。寶玉道。正是這話。我昨夜就要叫你去。的偏又忘了。我已經大好了。你就去罷。紫鵲聽說。方打疊鋪蓋。救愈之類。寶玉笑道。我看見你文具裏頭。有兩三面鏡子。你把那面小菱花的。給我留下罷。隱以者菱重醒命人將東西送過去。然後別了眾人。自回瀟湘館來。林黛玉近日聞得寶玉如此形景。未免又添些病症。多哭幾場。今見紫鵲來了。問其原故。已知大愈。仍遣琥珀去服侍。寶玉夜間人靜。摸紫鵲已寬衣。卧下之時。悄悄向黛玉笑道。寶玉的心。倒實是偈們去。就那樣起來。此從上文黛玉道。寶玉不

答不紫鷓，傳了半响，自言自語的說道：「動不如一靜，我們這裏就算好人，家別的都容易最難。」

得的是從小兒一處長大，脾氣性情都彼此知道的。了黛玉呼道：「你這幾天還不多，越這會子不歇一歇，還嚼什麼蛆？」紫鷓笑道：「倒不是白嚼蛆，我倒是一片真心為姑娘，替你愁了這幾年了。」

無父母，無兄弟，誰是知冷知熱的人？越早兒，老太太還明白，硬朗的時節，作定了大事，要緊俗語說的老健春寒秋後熱，倘或老太太一時有個好，那時雖也完事，只怕耽誤了時光，還不得趁心如意呢？」公子王孫雖多，那一個不是三房五妾，今日朝東，明日朝西，娶一個天仙來，也不過三

夜五夜，也就去在脖子後頭了。甚至滿新景舊反目成仇的，若娘家有人有勢的，還好些。若姑娘這樣的人，有老太太一日還好一日，若沒了老太太，也只是憑人去欺負罷了。所以說拿主意要

緊，姑娘是個明白人，豈不聞俗語說的：『萬兩黃金容易得，知心一個也難求。』黛玉聽了，便說道：「這了頭今日可瘋了，怎麼去了幾日，忽然變了一個人。我明日必回老太太，退回你去，我不敢要你了。」

紫鷓笑道：「我說的是好話，不過叫你心裏留神，並沒有叫你去做非作歹，何苦回老太太叫我不批？」

黛玉聽了這話，口內雖如此說，心內未嘗不傷感，待他睡下，便直哭了一夜。從一哭，事至天明，方

打了一個盹兒，次日勉強盥漱，吃了些燕窩粥，便有賈母等親來看視了。又囑咐了許多話，目

今是薛姨娘生日。並無月日，此語細自賈母起，諸人皆有祝賀之禮。黛玉亦只得備了兩色的針線送去，是日也定了一本小戲，請賈母與王夫人等，獨有寶玉與黛玉二人，不曾去得。至晚散

時，賈母等順路又瞧了他二人一輪，方回房去。次日薛姨娘家又命薛蝌陪請，夥計吃了一天酒，連忙了三四天，方纔完結。因薛姨媽看見那油煙生得端雅穩重，且家道貧寒，是個刑數，



太太和他一個大姑子一個小姑子又何妨況且都是女孩兒正好親近些呢那夫人才罷那薛  
蝌蚪煙二人前次途中曾有一面之遇大約二人心中皆知如魚之相識也人不知也之語也薛二  
結果弱點只是那油煙未免比先時拘泥些了不好與寶釵姊妹共處閑談又兼湘雲是個愛取  
笑的更覺不好意思幸他是個知書達禮的雖是女兒還不是那種佻弄弄態一味輕薄造作之  
輩無入不合寶釵自那日見他起想他家貧寒二則別人的父母都是年高有德之人獨他的  
父母偏是酒糟透了的人於女兒分中平常那夫人也不過是臉面之情亦非真心疼愛  
且油煙為人雅意迎春是個老實人連他自己尚未盡齊金如何能管到他人身上凡閨閣中家  
常一應需用之物或有虧乏無人照管他又不要人張口寶釵倒暗中每每想體貼接濟也不敢與  
那夫人知道也恐怕是多心閑話之故油煙如今却是眾人意料之外奇緣作成只們親慕油煙  
心中先取中寶釵有時仍與寶釵閑話寶釵仍以姊妹相呼這日寶釵因來瞧黛玉恰值油煙也  
來瞧黛玉二人在半路相遇寶釵含笑喚他到跟前二人同走至一塊石壁後寶釵笑問他這天  
還冷得狠你怎麼倒全換了新的了油煙見問依頭不答寶釵便知道又有了原故因又笑問道  
必定是這個月的月錢又沒得贏了頭如今也這樣沒心沒計了油煙道他倒想着不錯日子給  
的因姑媽打發人和我說過一個月用不了二兩銀子叫我省一兩給爺媽送出去要便什麼換  
豈有二姐姐的東西能着些搭着就便了姐姐想二姐姐是個老實人也不大留心我使他的東  
西他雖不說什麼他那些媽媽了頭那一個是首事的那一個是噴鼻不笑的我雖在那裏奉陪却  
不敢很使喚他們過三天五天我倒得拿些錢出來給他們打酒買點心吃纔好因此一月二兩  
銀子還不敷使如今又去了一兩前日我悄悄的把繡衣服叫人當了幾吊錢還纔夠用

油煙不入再亦清淨也其境有以湖雲正以油煙結括大東寶釵聽了愁歎連備梅家又合家  
在任上後年纔進來若是在這裏養兒過去了好再商量你的事離了這裏就完了如今不完了  
他妹妹的事也斷不敢先娶親的如今倒是一件難事再過兩年我又怕你熬煎出病來等我和  
媽媽再商議寶釵又指他裙上一個雙玉佩問道這是誰給你的油煙道這是三姐姐給的寶釵  
點頭道他見人人皆有獨你一個沒有怕人笑話故此送一個這是他聰明精細之處姓字  
出無心何等自在乃探必欲其多此一心正揮之之故所以又問姐姐此時那裏去寶釵道我  
到瀟湘館去你且回去那郡當要子叫了頭送來我那裏悄悄的取出來晚上再悄悄的送給你  
去早晚好穿不然風閃着還了得再足賢但不知當在那裏了油煙道叫做什麼恒舒二字  
之變始是盤樓西大街的可以寶釵笑道這關在一舉去了夥計們倘或知道好說人沒過來衣  
棠先到了不知意中尚有如意油煙聽說便知是他家的本錢也不答聲了臉一笑二人走開  
寶釵就往瀟湘館來恰正值他母親也來應黛玉正說閒話呢寶釵笑道媽媽都早晚來的我竟  
不知道薛姨媽送我這幾日忙纔沒來應應寶玉和他親便所以今日照他兩人都也好了黛  
玉忙讓寶釵坐了因向寶釵道天下的事真是人想不到的小拿者姨媽和大舅母說起怎麼又作  
一門親家開門薛姨媽道我的兒你們女孩兒家那裏知道自古道千里姻緣一線牽管姻緣的  
有一位月下老人預先注定暗裏只用一根紅絲把這兩人的腳絆住憑你兩家那怕隔着海呢  
倘若有姻緣的終久有機會作了夫婦這一件事都是出人意料之外憑父母本人都願意了或  
是年年在一處已為是定了的親事若是月下老人不用紅絲拴的再不能到一處直指寶比如  
你姐妹兩個的婚姻此刻也不知在眼前也不知在山南海北呢同寶釵道惟有媽媽說動話

拉上我們一面說一面伏在母親懷裏笑說俗們走罷黛玉就笑道你瞧這麼大了離了姨媽他  
就是個最老到的身子了姨媽他就撒兒兒這話雖說薛姨媽將手摩弄着寶釵向黛玉數道你  
這姐姐就和鳳哥兒在老太太跟前一樣有了正經事就有話和他商量沒有了事苦處他開我  
的心我見了他這樣有多少愁不散的正言以黛玉聽說流淚歎道他偏在我這裏這樣分明是  
氣我沒娘的人故意形容我實叙笑道媽你瞧他這輕狂模樣倒說我撒兒兒薛姨媽道也忍  
不得他傷心可憐沒父母到底沒個親人又辱着黛玉笑道好孩子別哭你見我疼你姐姐你傷  
心你知我心裡更疼你呢等語薛姨媽道你姐姐雖沒父親到底有我親哥哥這就比你強了再上  
我毒毒和你姐姐說心裏疼疼你只是外頭不好聽出來的你這裏人多嘴雜說好話的人少說  
歹話的人多不說你無依無靠為人做人可說人疼只說我們看太太疼我們也淚上水去了黛  
玉笑道姨媽既這麼說我明日就認姨媽做娘姨媽若是喜嫌便是假意疼我認薛姨媽道你  
不厭我就認了實叙忙道認不得的黛玉道怎麼認不得實叙笑道我且問你我哥哥還沒定親  
事為什麼反將那妹妹先說與我兄弟了是什麼道理黛玉道他不在家或是屬相生日不對所  
以先說與兄弟了實叙笑道不是這樣我哥哥已經相準了只等來家就放定也不必提出人來  
我說你認不得讓你細想去此以折辱為親具報復在夏金桂全說着便和他母親擠眼兒發笑  
黛玉聽了便一頭伏在薛姨媽身上說道姨媽不打他我不依薛姨媽攔着他笑道你別信你姐  
姐的話他是和你頑呢實叙笑道真個媽媽明日和老太太求了聘作媳婦豈不比外頭弄的好  
再折黛玉便攔上來要抓他口內笑說你越發瘋了薛姨媽忙笑勸用手分開方纔又向實叙道  
連那姑娘我還怕你哥哥遺塌了他所以給你兄弟別說這孩子我也斷不肯給他一切前日

老太太要把你妹妹給寶玉偏生又有了人家不然倒是門子好親事。前日我就定了那姑娘  
老太太還取笑說我原要說他的人誰知他的人沒到手。倒被他說了我們一個去。雖是頑語  
細想來倒也有些意思。我想寶玉雖有了人家我雖無人可給。此語不覺心難道一句話  
也不說我想你實兄弟老太太那樣疼他。他又生得那樣若妻外頭說去老太太斷不中意。不如  
把你妹妹定與他豈不四角俱全。直刺寶玉先還怔怔的聽候來是說到自己身上便叫了寶  
釵一口。紅了臉拉着寶釵笑道我只打你。為什麼招出姨媽。這些老派正經的話來。乃此一語實  
釵笑道這可奇了。媽媽說你為什麼打我。紫鵲忙跑來笑道姨太太既有這主意。為什麼不和太  
太說去。一語破的姨媽笑道這孩子急什麼。想必催着結嫁出了閣。你也要早些尋一個小  
女婿子去了。用戲語姨媽說以何不和太太說之。紫鵲也紅了臉笑道姨太太真個倚老賣老的說  
着便轉身去了。語難答也而薛姨媽說就如聞見紫鵲也紅了臉笑道姨太太真個倚老賣老的說  
也臊了一鼻子灰去了。空果歸土乃究竟薛姨媽母女及婆子了。髮都笑起來一語未了。忽見相  
雲走來手裏拿着一張當票。口內笑道這是什麼賬篇子。此賬篇紫玉聽了不認得。加上當而不  
叮地下婆子都笑道這可是一件好東西。這個本不是白教的。此語紫玉聽了不認得。加上當而不  
把棧了看時正是油鹽雜說的當票子。忙攔了起來。他薛姨媽忙說那必是那個媽媽的當票子。  
失落了。回來急得他們找那裏得的。湘雲道什麼是當票子。湘以一人三影見不推寶釵。不識上  
眾人道笑道這真是個跌子。連當票子也不知道。此語薛姨媽道這怨不得他。真是侯門子  
子。若給你們家的姑娘看。也都成了跌子。此語紫玉道這便是家下人有這個他如何得見。別笑他是跌  
子。此語紫玉道這便是家下人有這個他如何得見。別笑他是跌



不認得別說姑娘們就如寶玉倒是外頭常走出去的只怕也還沒見過呢薛姨媽忙將原故講明湘雲黛玉二人聽了方笑道這人也太會想錢了。病弱之少姨媽家當鋪也有這個不成。湘雲寶玉眾人笑道這又說了。天下老鴉一般黑。不詳豈有兩樣的薛姨媽因又問是那裏拾的湘雲方欲說時寶釵忙說是一張死了沒用的。所稱湘雲不知是那年勾了賤的。一人看差拿著哄他們頑的。此宜薛姨媽聽了此話是真也就不問了。一時人來回那府裏大奶奶切過來請姨太太說話呢薛姨媽起身去了。這裏屋內無人時寶釵方問湘雲何處拾的湘雲笑道我見你令弟媳的頭象兒。必斗成文情情的遞與薛姨媽兒便隨手夾在書裏只當我沒看見我等他們出去了。我偷著看見不認得知道你們都在這裏所以拿來大家認認寶玉忙問怎麼他也當衣裳不成既當了。怎麼又給你寶釵見問不好隱瞞他兩個便將方纔之事都告訴他二人。黛玉便說免死狐悲物傷其類史湘雲聽了便動了氣說等我問問二姐姐去我罵那起老婆子了頭一頓給你們出氣何如說着便要丟寶釵忙拉住笑勸你又發瘋了還不給我坐下呢。好笑全湘雲道既不叫問他去明日也可把他接到僧們院裏一處住豈不是好寶釵笑道明日再商量說着人報三姑娘四姑娘來了。三人聽說忙掩口不提此事要知端詳且聽下回分解。

此回上半曰慧真慧也明察警覺心事而惜其無主意不留神而游移無定因生出一試下半回曰悲假慈也經一試而病幾死知寶釵之必不可分聞費母你放心不許人說林字之言知寶釵之必有主者使必不分。叙情急辭之情同急矣不報黛玉更有何術於是生出一

慰慰之正所以親之也殊不知也是戲子也是正當

當果有無相濟。交易流通。正是易理。此書以易理濟財色。而主腦在演缺陷。借寶王之不如。意以寶之耳。總皆燈雲。變幻文章。游戲而已。故正中幅者。岫崙一婚。而以一當果自明。其用。蓮花主人評曰。

紫鵲拒斥寶王。暗伏黛玉死後。不昧寶王情事。

紫鵲正言拒寶王。使寶王發歎。誰言試寶王。發寶王。表達由淺入深。又有層迭。借紫鵲話。補出賈母每日送燕窩了。結前文。一絲不漏。又即借吃燕窩說起。明年回去。他無有心痕。真是天衣無縫。

寶王發歎。若非雪雁。看見告知紫鵲。則紫鵲無由弄試寶王。關釋處自然無迹。

不許別人姓林。掖住自行船。描寫癡迷人如畫。

寶王向紫鵲說活則都活。死則都死。亦是反觀。後來一死一生。

紫鵲自言自語。恰是黛玉心事。才使自已說。故借紫鵲代說。如畫正午牡丹。無從落筆。借貓眼一綫。畫出夾敘那岫煙事。考觀黛玉之婚姻無說。

寶王敘那岫煙賄當。不但寫寶王之賢。且見迎春之愚。眾人之勢利。那夫人之薄情。探春之明。細及富貴之不知窮苦。一件極沒要緊事。寫出無數人情物理。

黛玉與寶王。是月下老人。未拴紅綫者。寶王與寶玉。是已拴紅綫者。故即于薛姨媽口中。接入姊妹兩個。隨後又插入紫鵲。是紅綫不曾牽帶者。

寶王先說薛姨媽。引出薛姨媽。提及寶王。便不唐突。紫鵲試寶王。深信其必要。黛玉薛姨媽。慰黛玉。逆料其必配寶王。皆反觀後文。